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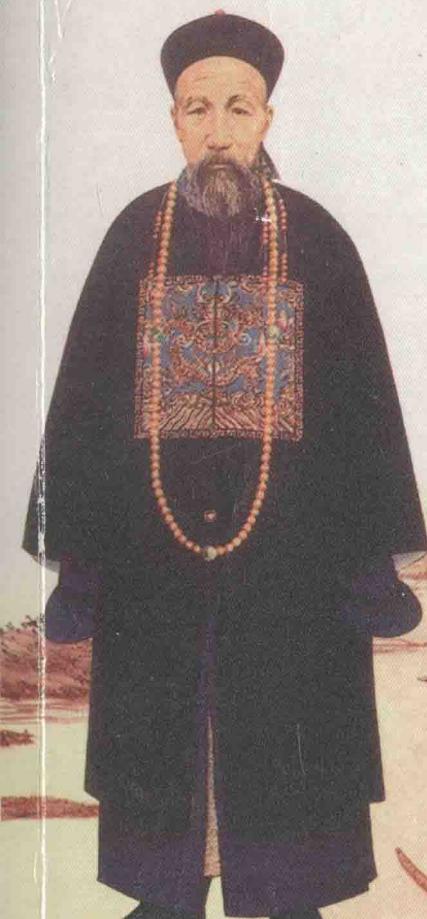
曾国藩

挺经

[清] 曾国藩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古典文化
国学书画系



曾國藩

挺
強



[清] 曾國藩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挺经 / (清)曾国藩 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3

(古典文化必读书系·曾国藩卷)

ISBN 978-7-204-09398-4

I. 曾… II. 曾… III. 曾国藩(1811~1872)—谋略
IV. K827.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7671 号

古典文化必读书系

曾国藩挺经

(清)曾国藩 著

责任编辑 黄滔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60 1/32

印 张 11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98-4/K·538

定 价 26.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一 内挺	1
——开宗明义，挺为第一	
二 立志	19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三 慎独	47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	
四 明强	62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五 坚忍	80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六 勇毅	131
——强毅之气，决不可无	
七 虚心	146
——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	
八 勤廉	160
——治军之道，以勤为先	
九 学问	185
——读书不求强记，此亦养身之道	

十	推诚	200
	——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十一	知耻	221
	——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	
十二	知悔	227
	——人谁不死，只求临终心无愧悔耳	
十三	知足	237
	——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	
十四	四戒	246
	——戒傲戒惰，保家之道	
十五	仁爱	258
	——求仁则人悦	
十六	严明	268
	——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	
十七	峻法	285
	——一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	
十八	高位	293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十九	求才	309
	——求人自辅，须知人才至难	

一 内 挺

——开宗明义，挺为第一

【原文】

世事变化反复，往往出乎意想之外。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饱历事故，焉知局中之艰难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世事的反复变化，往往出乎意料之外。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饱经世事沧桑，怎么能知道局中的艰难呢？

【原文】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古人修身治人的方法，脱离不了勤劳、胸怀广大、谦虚。勤劳如同文

王那样，胸怀宽广如同舜禹那样，谦虚如同汉文帝。而勤劳和谦虚尤为重要，是从始至终，一刻都不能抛弃的道。勤劳是用来戒懒惰的，谦虚是用来戒骄傲的，能勤劳，又谦虚，胸怀自然宽广。千古的圣贤豪杰，哪怕是奸雄，想要在世上成功，也离不开个“勤”字；千古有道德的君子，也只不过是守住了一个“谦”字。我将终身守住这两条，这就是所谓早晨知道了人世真谛，晚上死也值得了。

【原文】

至于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如“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望人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尔心境明白，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则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谨。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至于做人的道理，圣贤们讲了千言万语，大概都不外乎“敬恕”两个字。“仲弓问仁”这篇文章，说敬恕最为亲切。除了这个以外，如“站立他就参照前面的人，乘车他就靠在车辕的横木上；”“君子无论多少，无论大小，无论快慢，他都能泰然处事而不骄傲；”“端正自己的衣冠，使人望而生畏，他却威而不猛。”这些都是讲“敬”字最好的方法。孔子说，要立先立自己，要豁达先要自己心胸开阔；孟子说，行动上办不到的事，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把仁义存于心中，把礼仪放在心中，虽然一生

都担忧，但没有一日能难住自己。这是讲“恕”字最好的方法。你心地光明，对于“恕”字或许容易做到，“敬”字则要尽力去做到。这是立德的基础，不能不谨慎。

【原文】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我们这些人只有增进道德、研修学业这两件事靠得住。增进道德修养，是孝悌仁义；研修学业，是诗文作字。这两样都由我做主，得进一尺我就进一尺，得进一寸我就进一寸。今天进一分德，就像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存了一分钱。德业共进，则家业一天比一天大。至于功名富贵，都由天定，无法自己做主。过去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专门管科举考试，这官就让自己的孙子拜门生为师，当面托付给他。后来他的两个孙子在考试之前患了大病，科举考试很不顺利，连学都入不了。多年后两个孙子都入了学，其中大孙子还连中两榜。可见科举功名早迟是前世注定的，能不能尽力而为在于自己，能不能考中则听天由命，千万不可稍生妄想。

【原文】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去行善除恶，这是自己欺骗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只有自己的心知道。

【原文】

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凡是人要完成一件事情，就必须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从始至终坚持不懈，不要见异思迁，做着这样想着那样，这山望着那山高。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会一辈子一事无成。我生平因为犯没有恒心的毛病，受害实在不小。

【原文】

弟自谓是笃实一路人，我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

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月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们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弟自认为是老实人，我也自信是老实人。只因为阅历世事，经历了许多事变，稍掺杂了一些机谋权变的方法，把自己学坏了。其实这方面远不如人，白白惹人笑话，叫人怀恨，有什么好处？近日忧居猛然醒悟，一味向平实处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本来面目，恢复固有。贤弟此时在外，也急须复还老实的本质，万不可走入投机取巧之路，越走越远。纵使有人以乖巧奸诈的心对我，我仍以浑含应付，以诚愚应付，久而久之，他会改变态度的。假如勾心斗角，相迎相距，那么相互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

【原文】

若系我直，则国藩长子也，断不要弟与澄、季独当其事，当由我挺身出来任之。有祸我当，有谤我受，决不出一分一厘与洪。若系洪直，则从容当谋一妥善之法。谚云“一家饱暖千家怨”，况吾家显宦，岂能免于讥议？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如果我家有理，国藩是大儿子，决不会让弟和澄、季承担这件事，应

该由我来承担。有祸我担当，有冷言冷语我承受，决不拿一分钱给洪家。如果洪家有理，就要商量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谚语说：“一家饱暖千家怨”，何况我们是当大官的人家，怎能让人们随便议论呢？

【评解】

关于“挺经”的说法很多，据曾国藩的衣钵传人李鸿章说，一天早餐时，曾国藩对部下及幕僚们说：“我有一部《挺经》，今天给你们讲一讲：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午，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挑京货担子的人对峙，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漫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执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大家听后似懂非懂，忙问下文，曾国藩慢吞吞地说道：“今天只讲这一条，以后再慢慢地讲给你们听。”就不再说话了。

后来李鸿章的部下吴永理解道：“予当时听之，意用何在，亦不甚明

白；仔细推敲，还是曾公说得好：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由吴永的观点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着意点在老翁，所谓必须“躬自入局”。

那么曾国藩要强调的究竟是什么“挺”呢？在战局不利的时候，曾国藩讲这个，就是要求大家在关键的时候挺身出来，不要做局外人，都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只要大家能坚持住“挺上一挺”，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才是曾国藩真正用意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孙、庞斗智的事，就是孙膑在差点被庞涓害死的时候，孙膑坚持“挺”住了，想法逃出了魔爪，最后报了仇。

秦国变法实行新政，国力得到迅速提高。秦国的强大让中原的不少国君也纷纷效仿，四处招纳贤才，要让自己的国家也强盛起来，魏惠王是其中心情最为迫切的。魏惠王见魏国的实力日渐衰落，更感到这是一件重大的事，便出榜招贤寻找有才能的人，来辅佐他治理国家。

魏国有一个叫庞涓的人，知道了魏惠王招聘人才，想去试试，就和自己的义兄孙膑商量。孙膑是齐国人，他与庞涓一起向一位隐居在鬼谷、自号“鬼谷子”的大学问家学习军事。孙、庞二人声气相投，便结拜为兄弟。庞涓将准备应招的事对孙膑一说，孙膑十分赞成。这样，庞涓便辞别了老师和义兄，收拾好行装便到国都去了。临行时，庞涓和孙膑说：“我去了以后，如果能够得到重用，一定也把哥哥推荐给魏王，让我们有福同享。”孙膑感动地说：“难得有你这样的好兄弟！”二人挥泪告别。

庞涓来到魏都，见到了魏惠王，把自己平生所学和盘托出，很受惠王的赏识。魏王便任命他为大将，兼任军师。他把魏军抓紧操练了一阵，就去攻打宋国，接连取得了几场胜利；不久，齐国来攻打魏国，也被庞涓打败了。庞涓更加得到魏惠王的信任，春风得意，格外神气。

有一位墨子的徒弟叫禽滑釐，在鬼谷见到孙膑，问他为什么不出谷去

施展才华。孙膑说：“师弟庞涓去了魏国，他说受到重用就来找我。”

禽滑釐说：“庞涓已经当上魏国的大将，怎么没有来接你呢？不然我去一趟，看看他有什么打算。”

禽滑釐到了魏都，看到庞涓那得意洋洋的派头，知道他早把孙膑忘到脑后了，便直接去见魏惠王，向他举荐孙膑。

魏惠王问：“这个人比我的庞将军如何？”

禽滑釐听罢大笑，说：“大王有所不知，还是我来告诉您吧，孙膑的兵法得到他祖父孙武子的真传，天下无双！庞涓怎么比得上他呢！”

魏惠王将庞涓召来，责问他为什么不荐举孙膑。

庞涓见势知道瞒不住了，便说：“孙膑是齐国人，如果让他到我们魏国来辅佐大王，我恐怕他心念齐国不肯为魏国出全力，因此一直没对您推荐。”其实庞涓知道孙膑的学问和本领都超过自己，怕孙膑来了以后，显出他的短处，所以没向魏王推荐，他这些话只是掩饰自己。

魏惠王对庞涓的话很不以为然，责问庞涓：“照你这种说法，吴起、卫鞅是会弄垮楚和秦的，可他们都干出一番事业。”

庞涓一听，见风使舵地说：“大王既然有如此雅量，我把他请来就是了。”

孙膑接到庞涓的信，辞别了鬼谷子先生，高高兴兴地来到魏都，见了庞涓。庞涓见事已至此，便领孙膑拜见了魏惠王。魏惠王准备任命孙膑为副军师，与庞涓一起掌握军权。

庞涓心中不悦，口中却说：“孙膑是我结拜的兄长，怎能让兄长做弟弟的副职呢？不如请他暂做客卿，待他有了功劳，大王将他重用，我那时一定让贤。”惠王同意了。便留下孙膑做了魏国的客卿。

转眼过了半年，有一天有个齐国口音的人来找孙膑，孙膑将他让进家中，问他有什么事。

ZengGuoFanTingJing

那人说：“我叫丁乙，是个商人。您的堂兄托我带信给您。我到鬼谷后听说您在魏国，我又绕路找到这里来。”说完将信交给孙膑。

孙膑拆看，原来是自幼失散的堂兄写来的，信中说他一向在外流浪，现在齐王招他回国，希望孙膑和他同归重建家业。孙膑看信后考虑：“我如今是魏国的客卿，怎么能随便就走呢？”便写了封回信，告诉堂兄眼下回不去，等将来为魏国做点事情，报答魏王后再告辞回乡。他把信交给丁乙，托丁乙把信带给堂兄。

谁料，这是庞涓设下的陷阱，丁乙是庞涓指使心腹装扮的，目的是骗得孙膑回信。庞涓仿照孙膑的笔迹将信的内容篡改成如果齐王不嫌弃，他当然愿意为齐国效劳。庞涓带了这假信到魏王那里告发孙膑，说他与齐国私通。庞涓还别有用心地说：“孙膑既然心里仍想着齐国，当然不会真心为魏国效力了。这人又很有才能，一旦为齐国所用，对魏国是很不利的，还是趁早除了他，免留后患。”

惠王担心这样一来，会影响魏国的声誉，让各国耻笑。庞涓说：“要不然我去劝劝他，他要肯留在魏国，大王便重重赏他；他如果提出要回齐国，就是他有二心的证据，大王就把他交给我去处置吧。”但是庞涓去见孙膑，说的却是另一套：“听说哥哥收到家书啦？可喜啊！”孙膑老老实实将堂兄来信让他回齐国的事告诉庞涓。庞涓说：“你怎么不向大王请一两个月假，回齐国看看呢？”孙膑说：“只怕会让大王误会，不敢提起。”庞涓说：“你向大王请假试试，我帮你说说好话。”于是，孙膑向惠王递了一份请假的奏章。惠王览奏政如庞涓所说，盛怒之下，令兵士将孙膑绑起，交给庞涓去处置。庞涓见到孙膑，装出惊诧的样子说：“兄长为何这般模样！我马上见大王去求情解释。”他到了书房坐了一阵子，回来假惺惺地向孙膑说：“大王必要将哥哥处死，虽我再三恳请，总算保下了哥哥的命。但是，按照魏律要处膑刑（古时酷刑，将犯人挖掉膝盖骨），并在脸上刺

字，哥哥不要埋怨我。”孙膑说：“这还多亏你说情，我终身都会记着你的大恩大德。”庞涓随即吩咐刀斧手用刑，将孙膑的两块膝盖骨挖去。孙膑狂叫一声，昏死过去。此刻，刀斧手又给孙膑脸上刺上字，涂了黑颜色。庞涓假模假样地命人把孙膑送到宾馆休息，医治膝伤，每日都给他好菜好饭，自己也常去探望他，陪他谈心解忧。一个多月后，孙膑的伤口长好了，可是他从此不能走路，只能躺着或坐着，完全成了残疾人。

孙膑见每日生活都是庞涓供养，心中十分感激，有心报答他；但自己已成残疾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天，庞涓问他：“听说兄长先祖有《孙武兵法》这部书，能借我看一看吗？”孙膑说：“这部书不在我身边，但我却把这书背了下来，等我写出给你。”庞涓闻言大喜。

那时候还没有纸，没有笔，“写书”就是在竹片或者木片上用刀刻字，用漆涂上颜色才能阅读。孙膑是个残疾人，行动起来十分吃力，再要刻书，更格外费力了。可是庞涓催得很紧，还专门安排了个叫诚儿的老头去监视。那诚儿却是慈悲心肠，对孙膑的遭遇十分同情，并不太难为他。

一日，庞涓将诚儿叫去，问孙膑写出了多少书。诚儿说：“孙先生两腿旧伤经常发作，一天能写三五行就算快的。”庞涓十分着急，说：“像这样慢慢腾腾的，什么年月才能写完？你给我抓紧，催他尽快写完！”诚儿不理解为什么像逼债似的逼孙膑快干，便向庞涓府里的人打听。有人偷偷告诉他：“大将军留着他的命，就是为了让他把脑子里背的那部书刻出来。只要书刻完了，也就是他的死期！”诚儿没想到大将军这么狠毒，就告诉了孙膑真相。孙膑闻言大惊，心想：“庞涓真是衣冠禽兽！我怎能把《孙武兵法》传给他呢？”又一转念：“若是不写，他恼羞成怒就会把我杀了。”孙膑想出一个自救的办法。

一天晚上，孙膑突然疯了。诚儿来送饭，他怒目而斥：“你为什么要毒死我？”说着把饭菜都掀翻在地上，又把刻好的书简扔在火里，吵吵嚷

嚷不停地骂。庞涓闻讯，急忙赶来看个究竟，只见孙膑目光呆滞，趴在那里，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见他进来，便伏地哀叫：“鬼谷先生救我。”庞涓只说是孙膑骗他，命人把他扔到猪圈里。孙膑在猪圈里倒头便睡，醒了以后拾起猪粪就往嘴里填。庞涓认为孙膑是真疯了，刻写兵书的事就搁下来，可不放心地仍旧派人监视着他。孙膑拖着残疾的身体，在猪圈中出出进进，每日疯疯癫癫的，却没人看出他是装疯。

禽滑釐听说了孙膑的遭遇，便与齐国大臣田忌商议搭救孙膑的办法，用齐威王的名义派了个使团去见魏惠王。到了夜里，随同使团来的禽滑釐偷偷地找到孙膑。孙膑见到他，真是悲喜交集，说：“想不到我在活着的时候还能看到您！”按照计划，使团回国的前一天夜间，禽滑釐将孙膑藏进了封得严严实实的车中，却把他的衣服换给使团中的一个人穿上，照样躺进猪圈里。第二天，庞涓给使团送行，但藏着孙膑的车队早就动身了。过了几天，假扮孙膑的人也跑回齐国。庞涓发现孙膑不见了，还以为孙膑掉到井里淹死了！他没想到，这时孙膑早就平安地到了齐国，受到齐威王的重用。

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三五四年），魏惠王令庞涓率兵去攻打赵国，将赵的都城邯郸包围。赵君成侯急得没办法，派人去齐国求救。齐威王答应救援，准备拜孙膑做大将。孙膑逊辞，说：“如果我这个残疾人做大将，岂不让人笑齐国没人了。”于是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任孙膑为军师，让他协助田忌处理军机。救赵途中，孙膑对田忌说：“赵国不是魏国的对手，我们到不了邯郸，魏军便已将城攻拿下来了。不如放出风声去，就说齐军要攻打大梁。大梁是魏国的重要城镇，庞涓得到这个情报，必定要回来救援，那时，我们在半途设伏打他，必胜无疑。”田忌听后十分赞成，就在魏军回来的必经之路上的桂陵，将军队埋伏起来。

正如孙膑所料，庞涓一听齐军要来攻打大梁，恐慌异常，说：“如果

大梁一丢，国都安邑必将受到威胁。”他急忙从赵国撤兵，去援救大梁，撤军途中钻进了齐军设下的埋伏圈。庞涓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魏军早被打得溃不成军。齐国战旗上斗大的“孙”字，映入他的眼帘，庞涓不禁大吃一惊：“齐军必是孙膑率领，我万不能落入他手！”他慌忙收拢残兵败将，拼死杀出重围，狼狈地逃回魏国。

田忌、孙膑胜了魏军，齐威王对他们大加赞扬又给厚赐。齐相邹忌嫉妒了，怕他们会夺去自己的相位，便不时对齐威王讲田忌的坏话，引起威王对田忌的怀疑。田忌机敏地把军权交还威王，孙膑和他一起辞去了军师的职务。

庞涓听到这消息，又嚣张起来，以为自此又可横行天下了。这时赵国要雪邯郸之耻，想和韩国联合起来攻打魏国。庞涓与魏惠王商议，决定先制服韩国，就出动全国军队向韩国进攻。韩国打了败仗，眼看形势危急，派人到齐国求救。

周显王廿七年（公元前三四二年），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率领五万大军去援救韩国。孙膑使用了和上次同样的战略，不去直接解救韩国，而是攻打魏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此时魏都已自安邑迁至了大梁）。

庞涓一听齐军去攻国都，只得从韩国撤军。他赶到魏国的边境时，齐国的军队已经进攻魏国境内了。庞涓看到齐军住过的营地，派人去数齐军做饭的土灶，发现可供十万人做饭，便不由得心中大惊，暗想：“齐军人数如此众多，我的兵马又是远从韩国返回，人困马乏，怎么应战？”等到齐军第二个营地，土灶只够供五万人做饭用了。他心想：“这是什么原因呢？”魏军继续追赶，又找到第三个齐军的营地，土灶仅够给三万人做饭用了。见此情景，庞涓长出了一口气，说：“我知道齐国人一向胆子小，如今进入我们魏国才三天，士兵就减少了一大半。齐兵如此怯战，正是我